



醉连春夕系列

台湾 梅蕙兰

◎火樣愛人

I247.5
3841

人 爱 样 火

梅蕙兰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醉连春夕系列
火 样 爱 人
(台湾)梅蕙兰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3 000

ISBN 7-5378-1731-0/1·1691 定价:9.80 元

楔子

二十世纪的现代，处处呐喊着民主自由的世界，却在太平洋的彼端出现了不同的声音。

帝国王朝，一个位于太平洋岛上的帝国，由帝氏家族主宰着一切，在这个富裕的岛国上，实行着君主世袭的制度，这里的人民并不要求民主，也不要求人权，只因他们知道只有帝国可以让他们人人生活充足、安稳，因此，这里的人民对他们的君王皆有着极为忠诚的心与景仰。

这个位于太平洋某处的岛国，虽然领土不似其他的大国，但是因为其雄厚的经济实力，与高科技的作战武器，再加上绝对效忠、誓死如归的士兵们，在在令各国不敢小觑，宁愿与之维持友好的关系，也不愿意冒险触犯帝国，宁愿小心翼翼的奉承着他们派驻各国的使节，也不敢稍有差错的对待。

这样一个在世界闻名的岛国，除了帝国的子民之外，其他人则必须拥有帝王的准许令，才可以有幸一窥岛国的真面目，切切实实的了解岛国的生

活。

不过，自帝国存在以来，被允许进入帝国的他国人民是少之又少，屈指可数，因此，对外界来说，这个帝国始终是蒙着一片薄雾似的面纱，充满着神秘与各种的传说。

帝氏家族——帝国的创立者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祖先是自何时移居到这个资源充沛、鸟语花香的岛屿，只知道自帝国成立到现在，始终维持着帝氏的统治，王位的传承遵循着古训，一直是由嫡长子继位，但是，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只要庶出的男子，有着超越嫡长子的才智与领导能力，则可以经由挑战而成为王位的正式继承人。

不过，迄今以来，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发生，只因嫡长子自小就拥有优势的教育与训练，及长之后，尚且需要至各国的顶尖学府磨练，直到受到肯定之后，才许回国继承王位。

至于其他的子嗣，同样也必须出国吸收新知，但是，要求并不如嫡长子般严厉，只需拥有一所知名学府的文凭即可返国，不过，并不限制返国的时间，端看其本身的要求。

嫡长子继承王位，其他有能力的子嗣依然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紧紧的贴合着君王结实的躯干，扭动着挑逗的旋律。

“王，只要是您想做的事情，奴婢都会尽全力取悦您的，我伟大的王呀。”女人的蓝眸中充满着崇拜、爱慕的光芒，虽然她是被父亲奉献至宫中的，但是，她并不怨恨父亲，反而感谢他做的一切，只因她可以这么靠近一个如此英挺、俊美的王，这是她一生的梦想，也是许许多多女人的梦想。

帝叱的脸上因她的话而闪过一丝的厌恶与不耐，对于女人的奉承，他该说是麻木了呢？还是说他从来不信这一套，女人，他要多少有多少，尤其是顺从的女人，根本就是取之不尽。

而，他并不喜欢这样的“优势”，只因他是帝国君王，这个认知让他对原本便看不起的女人，添加了更多的不屑。

不是他们男人打压女人，而是女人自己造成了自己如今的处境，这是他始终的信念。

“王，请让奴婢为您宽衣。”女人的手不安分的在帝叱的身上游动，探索着他每一寸强健有力的肌肉，然后发出微微的赞叹声，扭动的身子如今更加

的焦躁了，她迫切的想感受他在她体内律动的快乐。

帝叱并没有阻止她忙碌的手，他早习惯女人热切的目光与迫切的行动了，这样的情况对他来说并不陌生，但是，却也不能让他真正的勾起任何的激情，或许是得来太容易了吧！他对女人饥渴的反应并没有什么亢奋与激动，反而觉得微微的无趣，他倏的握住了女人的手，面无表情的道：“还是去狩猎吧。”

“王？”女人一脸的迷惑，心想，王在生气？“王，奴婢知罪，请王息怒。”虽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她依然诚惶诚恐的叩头认罪。

帝叱的脸上倏的染上了浓浓的不耐，“你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我想去狩猎罢了。”女人为什么总是这么的无知？他不解。

“是、是吗？”不对，她不能对王有任何的质疑。“是的，奴婢去叫战士们准备准备，请王稍候。”收起满腔尚未平息的欲望，女人屈膝低头，必恭必敬的道。

帝叱挥挥手上不意她下去准备，连开口应声的欲望都没有，看着她低着头快速离去的卑屈模样，

他就不禁感到沉沉的厌恶感。

他是帝国王朝的第十六代君王，在前任君王因病过世之后，他被急速的自英国召唤而回，短短的一个晚上，二十七岁的他便在有条有理的制度下顺利的接掌了王位，没有人有任何的意见，也不敢有任何意见，毕竟他是上代君王的嫡长子，而且拥有其他四位兄弟的支持与敬佩。在他十五岁那年，便因为聪颖的天资，破天荒的成为当时牛津大学极力争取的跟级生，且他精通九国的语言。

除了在正统的课业上有过人的表现，在其他各个项目上，他也同样是佼佼者，绝对不是个只会念书的书呆子，在他身上尚且找不到“做不到”的事情，尤其是在和女人的关系上。俊美的面貌、王族的气质，总是让他不乏女伴，这样的情形一直延伸到现在，没有间断过。

他是个绝对的帝王人选，同样的，精纯的王族血统让他跟过去的所有帝王一样，缺少一颗疼惜女人的心，在帝氏的教育中，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物品，是服侍男人的工具，即使他父亲与母亲的感情甚笃，他与其他兄弟所受的教育依然是如此视女人为无物，而他实行得最彻底。

即使帝国的传说始终像个阴影似的环绕着帝氏家族，但是，他怀疑自己真的可以如父亲一样爱上一个女人吗？毕竟不会再有女人跟他母亲一样的优雅、温柔了，或许传说会应验在他身上，但是谁在乎呢？



嘈杂的市集上充斥着讨价还价的买卖声，鼎沸的人声、高高低低的男声女声，在在显示了帝国内富足的景象，这个市集正是帝国内最大的集散中心，无论国产、进口的种种货品，皆在这个转运站交易着，在这个市集绝对可以查找任何想购买的物品，包括……奴隶。

“放我出去！你们究竟是谁？快放我出去。”乔镰摇动着眼前的铁栏杆，扯开喉咙喊着。

这是个怎样莫名其妙的遭遇呀？她只记得自己溜出家门，正想好好的看看这个多彩多姿的社会之际，几个陌生男人突然冒出来向她问路，亏她还好心的向他们仔细解说，没想到却莫名其妙的被拉进了车内，然后一路上被喂食安眠药，昏昏沉沉的被送到了现在的这个牢狱，说有多莫名其妙，就有

多莫名其妙。

“喂，快放我出去。”乔镰又喊了声，但是依然没有人理睬她。

“别喊啦，不会有人理你的啦，喊也只是白喊，到了这里，想要自由的出去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话，想都别想。”角落的声音幽幽的传了过来，充满着无奈与认分。

乔镰望向缩在角落开口说话的人影，差点惊讶得喊出声来，幸好她及时用手捂住了嘴，才硬生生的将升到喉头的呼喊又吞了回肚。那是一个蓬头垢面，瘦得不成人样的女子，深陷的双颊将一对眼睛衬得又大又圆，只不过那是双毫无生气的眼眸。

“你……你为什么会在哪里？”乔镰暂时忘却了自己的处境，反而比较担心对方。

“你问我？”娇小的女子笑了笑，但是唇角却像是无力撑起那抹笑似的，又迅速的垂了下来，“我自愿的。”

“自愿？”乔镰不懂，“为什么？你自愿被关起来吗？”这还是她第一次听过这种事，竟然有人自愿失去自由。

“在这里只是个过渡时期，过没多久我们就会

被各自的主人带走，成为他们的奴隶。”女子细声说着，枯瘦的双臂因说话而微微的颤抖着。

“奴隶？现在可是二十世纪末了耶，怎么还会有这种名词的出现？”更让乔镰震惊的是，自己竟然也沦为奴隶的一分子了。

“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对吗？”女子微微瞪大本来就显得突兀的双眼，对于她的无知感到讶异。

乔镰点点头，“我唯一知道的就是，我是被绑来的，这里还是台湾吗？”她见眼前的女子也是黑发黑眸的，说的也是国语，想必这里是台湾没错吧。

“这里是台湾？”女子有点啼笑皆非的摇摇头道：“台湾的民主虽然混乱，但是，始终还是个民主的国家，而这里一切以君王的指令为依归，以君王的喜恶为喜恶，怎么会是台湾呢？”

“这里既然不是台湾，究竟是哪呢？”乔镰愈想愈不对劲，难道她已经飞洋过海，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了吗？

“这里是帝国王朝，位于太平洋的神秘国度。”女子的声音中充满着梦想，她的梦想就在这里——帝国王朝。

“帝国王朝？”乔镰没听过这个国家，“我要如何离开这里？”她问了个重点。

女子睨了她一眼，缓缓的摇摇头道：“有进无出，你一个异乡人，除非得到君王的许可，否则一辈子都别想离开这里。”

天哪，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国度？像数千年前的中国似的，人竟然没有来去的自由？“我不是帝国的人，没必要听从帝国的条例。”乔镰不服气的道。

“你已经进了帝国的门，就注定要遵守帝国的条例，否则性命难保。”女子撑起了身子警告她道。

“该死，我是乔家的人，他们会来找我回去的。”乔镰现在真是后悔自己不听话的擅自外出了。

女子仿佛没有听到她说的话似的，迳自走向栏杆处，缓缓的拾起早搁在那里的几个馒头，大口大口的咬着。

“快吃吧，除了这个，我们没有别的东西补充体力了。”女子吃了满嘴，声音含糊的道。

乔镰看了眼微微发霉的大馒头，就算肚子再怎么饿，还是无法说服自己动口将它吃进肚里。

“你吃吧，我不饿。”这根本是违心之论，只有天知道她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

女子没有多说，还是埋头吃着她的馒头。

“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乔镰在墙边坐了下来，缓缓问道。

“魏湘琪。”女子还是边吃边说着。

“我叫乔镰。”乔镰觉得这里似乎不是个交朋友的恰当场所，但是，谁知道明天她又会被带到哪里去了呢？现在，只有以静制动，听天由命了……



无边无际的草原上，一群人马浩浩荡荡的飞驰过宽广的草地，扬起了伴随着旋风起舞的细沙，造成了一波波的风飞沙在马蹄后飘扬着。

“王，今天的战果不错，五头野猪、两头狮子、一头花豹，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猎捕到这么多头猛兽，还真非王矫健的身手不可。”骑着马伴随在帝叱旁的总理吉屏笑呵呵的表示着自己的敬意与赞扬，他是帝国君王之下的最高职位，自小便看着帝叱成长，对于这样的君王，他是万分满意的。

“是呀，总理说得没错，就是要我们的王才有这样的能耐呀。”偎在帝叱胸前的女人娇笑的附和，像是要嵌进他的肌肉内似的拼命挤着。

随行的各个下属脸上莫不充满着笑意，唯独帝叱的脸上没有波动、没有兴奋，只有再平常不过的神情了，他对这一切并不以为然。

狩猎不是他的最爱，但是却是他现在唯一可以排遣时间的活动，如果可以，他真希望生活可以有些不同的变化，而不是在奉承迎合中度过每一个循环。

“王，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累啦？”女人转过身，双手扶在他的胸前，柔情款款的问着。

帝叱摇摇头，专注在驭马的缰绳上。

女人见自己的问话没被重视，也不敢再多嘴，以免触怒了她一直极力讨好的主子。

“奇怪了，那边怎么这么吵？”帝叱终于有反应了，不过却是微微的皱眉困惑。

“王，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大市集，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与买家都会在今天卯足劲交易的。”吉屏解释道。

“大市集呀。”帝叱微微勾了勾唇角，“去瞧瞧。”他心想，这是个观察他子民生活的好机会。

“这……王，那里又脏又乱的，似乎不太适合王亲自前往。”吉屏小心的建议着，“不知王需要些

什么，派个下人去搜集就可以了呀。”他心想，怪了，王要什么有什么，干么突然对市集有了兴趣呢？

帝叱不悦的睨了吉屏一眼，沉着声音道：“你以为我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吗？”他知道吉屏对他爱护有加，但是这并不是他所需要的，他是帝叱，可以保护他的子民，又何况是保护他自己呢？

“不，我绝没有那个意思，请王息怒。”吉屏看出他的微怒，连忙请罪道。

“那好，走吧。”帝叱满意的点点头，将马头一调，朝着东方前进着。

一队人马也浩浩荡荡的调转马身，准备随行。

突然，帝叱拉直了缰绳，停住了马的去势，转向身后的随从道：“我一人去就好，你们先回去吧。”他想大群人马跟着他肯定会碍手碍脚的。

“这，万万行不通啊。”吉屏担忧的道。前阵子还有消息传出，已经有恐怖分子偷渡来帝国，准备对帝国的君王不利呢，现在怎么可以放他一人出巡呢？

“吉屏，你今天的疑问实在太多了，我不喜欢这种状况。”帝叱这次的不悦更加明显了。